

(美) 提摩西·格林 著

国际走私

现代走私世界内幕



群众出版社

国际走私

——现代走私世界内幕

(美) 提摩西·格林 著

许崇山 钟燕萍 译

宫长顺 贾金凤

(内部发行)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Les Contrebandiers
Enquête sur Le monde des
contrebandiers contemporains
TIMOTHY GREEN

本书根据法国Fayard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译出

国际走私

——现代走私世界内幕

(美) 提摩西·格林著

许崇山 钟燕萍 译
宫长顺 贾金凤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16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156 定价：0.88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几年以前，为了撰写一本关于黄金走私的书（《黄金世界》，Fayard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出版），我曾经到中东、印度和远东等地搜集素材。在旅行中，我发现，国际走私在现代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我所感兴趣的主要是黄金走私，但同时，也搜集到了许多有关手表、钻石和毒品走私的有趣材料。后来，我重游了上述地区，以及其他很多国家，试图摸清那庞大的现代国际走私网，看到由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喷气飞机的普及，国际走私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调查中，不少人给我以帮助和鼓励（偶尔也有人企图阻挠）：海关关员、警察、航空公司安全部门的领导、银行家、黄金贩子，当然还有走私犯。我本希望能对他们一一表示谢意，但本书的性质不允许我这样做。因为，我同他们的会晤大多是在恪守秘密的条件下进行的。

然而，我愿特别向美国麻醉剂及危险药品管理局副局长帕特里克·P·奥凯尔，以及美国海关总署前副主任劳伦斯·弗莱什曼表示感谢；他们二位给了我极宝贵的指教，并允许我接触了他们的同事。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和日内瓦麻醉品委员会的成员同样给了我极大帮助。但本书中的任何错误和误会都将由我本人负责。

我的夫人一如既往地协助我，阅读并评注了本书的每个章节。凯茜·扬和安吉拉·默里迅速而极其准确地打印了原稿。我真不知如何向她们二位表示感谢。

作者 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于杜勒威奇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毒品走私	(27)
第一节 海洛因	(27)
第二节 可卡因	(83)
第三节 合成毒品	(95)
第四节 大麻	(106)
第二章 武器和人口走私	(141)
第一节 武器走私	(141)
第二节 人口走私	(164)
第三节 某人在某地恭候您的电报	(190)
第三章 奢侈品走私	(193)
第一节 钻石走私	(193)
第二节 黄金走私	(227)
第三节 手表走私	(259)
第四节 艺术品和古玩走私	(274)
第五节 香烟与威士忌走私	(290)
尾声	(310)

序

“走私犯屈服于一种嗜好，被一种激情所驱使。从某种意义上讲，走私犯是艺术家。他随时准备冒任何风险，承担最严重的威胁；他狡猾奸诈，有绝招妙计摆脱困境，有时似乎对本行具有天生的灵感。走私犹如赌博，令人如醉如痴。”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

人们常说，世界上除了卖淫之外，恐怕走私是历史最悠久的一门职业了。然而，如果说多少世纪以来，卖淫这门职业的基本内容依然如故，那么，走私犯却象变色龙一样，永无休止地变幻着自己的伪装，变化着贩运的货物。

十八世纪的走私犯，貌似罗曼蒂克式的英雄：在漆黑的夜晚，驾一叶双桅扁舟，满载着酒、香料和华美的布匹，偷越英吉利海峡，在一个松林遮掩的偏僻海湾里，卸下货物，和金发美女亲昵一番，随即在海关职员从酣梦中醒来之前，匆匆消逝在灰白色的晨曦中。现代的走私犯已经失去了这些浪漫色彩。他也许是飞往纽约的客机上的一位乘客，枕着随身携带的小说酣然入睡。旁人会以为这是位操劳过度的商人，谁会想到，就在他的刮脸剂小瓶里，藏着足够使用十万

次的L.S.D^①。也许，他是个穷学生，为了挣四百美元，替别人奔波卖命，穿着特制的紧身衣，里面藏满金条，从日内瓦飞往曼谷^②……

当然，现代走私活动中也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性情节。例如，一位年轻姑娘在车祸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她就利用这个残疾，把钻石藏进玻璃假眼，放入眼窝，混过海关。然而，对这类事情，必须有点儿特殊的幽默感，才能欣赏其中的风趣雅谑……总之，所有走私犯都抱着一个共同愿望：挣钱，挣大钱。显然，今天的走私犯在这方面较之三百年前要成功得多了。美国麻醉品管理局一位官员略带辛酸地对我说：“您写的这本书，我看就叫‘可靠的利润’好了。”

可以肯定，走私获得的利润足以和现代大金融财团的利润相媲美。每年走私的毒品、黄金和钻石，其数量之大，以及这些诈骗集团获得的利润增长之快，都足以使任何合法企业的董事会羡慕不已、望尘莫及。诈骗集团的股东每年分得的红利十分可观。每年，单是走私运进美国的毒品，即使按批发价格计算，其总额至少也高达十亿美元。在国际黄金市场上，走私犯是最慷慨的主顾，他们每年购买的黄金总额，超过五亿美元。每年从南非矿井里偷运出来的未经加工的钻石，其总额至少达五千万美元，这些钻石通过走私运出国界，投入全世界的钻石市场。

走私犯经营的商品绝不止上述这些，他的职业就是向顾

① L.S.D是一种化学药剂，即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服用后能引起幻觉。——译者

② 原书此处印刷有遗漏，故省略五行。——译者

客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鸚鵡、性激素、黄油、麝香鸭、口红或者猩猩。甚至，在许多国家的市场上，几乎所有商品都是走私的舶来品。譬如菲律宾，全国总人口中，从事走私行业者所占的比例，居世界首位。那里，从香料到混凝土搅拌机，从钻石到香烟，无一样不是走私物品。甚至，一位主妇为客人预备晚餐，也得去找走私犯。马尼拉一位银行家的夫人对我说：“如果您对一位女友做的调味汁表示欣赏，请求她告诉您这调味汁的配方，她会高兴地抄给您，同时她还会在配料单上注明，某一、两种配料只有在走私商人那儿才能买到。”由于走私活动过分猖獗，一九六七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宣传运动，沿街张贴了大幅宣传画，画面上总统激愤地咬着牙，用手指着行人，旁边写着：“协助制止走私活动，恢复我们国家的尊严。”

走私的手段极为巧妙。走私犯利用一切手段藏匿走私品，且不说惯用的紧身衣（这种衣服上往往由走私者的妻子或女友缝上许多口袋，贴身穿在衬衣里面），挖空了的柚木，汽车的尾灯，轮船的通气管道，甚至飞机的机舱里，都是藏匿走私品的好地方。还有的走私犯把大麻塞进网球拍把柄或者非洲手鼓里面。最近，红海地区的走私犯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把印度大麻做成柠檬大小的小球，蒙上一层黄色的布面，外表看起来就象儿童玩的小球，再把它们混在柠檬中运过海关。藏匿走私品，椰子壳尤为理想，只要把中间的椰汁抽掉即可。但是，还必须再放进一个装了水的密封口袋，这样，一旦海关检查员摇动椰子，就能听见里边发出椰汁一般的声响……有两个来自尤卡坦的走私犯，在新奥尔良下船，他们把五磅北美大麻藏进一个潜水仪的通气瓶里，结果，海

关检查员足足花了三个半小时才把毒品从只有半个拇指粗的气阀门里掏出来。但是当他们从走私犯身上搜出一本日记，从上面得知当初这两个罪犯花了七个半小时才把毒品塞进去时，海关检查员又感到释然了。还有一个穿着超短裙的姑娘，把藏着钻石的粉红色麂皮小球系在一只宽紧袜带上。此外，真应该给一位美国大兵颁发一枚特殊勋章，以表彰他那次通过越南邮局往家寄了一条二公尺长的巨蟒，而包装箱的标签上却写着：无影灯管……

当然，这些诡计和伪装使走私成本大幅度增加，从而相应减少了走私利润。毫无疑问，毒品走私的费用极高，但它的利润却很大，因此走私犯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回投资。只要花上几个美元，走私犯就能从土耳其农民手中买到提炼一公斤海洛因所需的鸦片，而一公斤海洛因稀释后，在纽约黑市上的零售价可达二十二万五千多美元。非法商品高价出售，这是极其自然的。烟、酒走私赚头有限，获利不大，就因为它们是以偷税的方法运进海关的，在黑市上销售时，比市场规定价格高不了多少。至于黄金、钻石走私的利润，也并非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高。关键在于，走私一公斤黄金，如果净得利润七十五美元，黄金走私商才有利可图。假设一个运货人每次平均携带三十公斤黄金，即可获利二千二百五十美元，但是这中间还要扣除运货人的报酬，以及购买往返飞机票和旅馆住宿等一系列费用。迪拜是一个位于红海东南端的小酋长国，又是向印度走私黄金的斜桅小帆船启锚开航的港口。那儿的一位黄金贩子对我说：“每个走私季节，我们的利润率大约是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可是去年，利润率曾一度猛跌到百分之二、三。”走私钻石，例如从特拉维夫到纽

约，其利润并不比走私黄金高多少。假定贩运价值十万美元的钻石，雇用运货人的费用，一般就要高达八千美元。

因此，要从走私活动中牟取暴利，必须使支付的佣金远远低于这笔开销，就是说，上述这笔佣金不应超过四至五千美元。假如钻石走私商，或者他的老婆亲自出马贩运钻石，还可以节省这八千美元。但一般来说，他宁愿雇一个中间商。

和所有的买卖人一样，走私犯也有自己的苦衷。譬如，一旦形势发生变化，一本万利的买卖瞬间即成泡影。心疼也无济于事。无疑，走私犯绝不肯经营无利可图的货物，然而，只有逃避关税，才是获取利润的唯一途径。在物价捐税有增无减的年头，通过逃避交纳所得税及其他捐税，也能获得巨额利润。实际上，无论美国还是英国的海关高级官员都认为，走私的真正目的在于逃避各种捐税，而不仅仅是进口税。仍举前面的例子，贩运十万美元的钻石，考虑到要担的风险，花八千美元佣金似乎还划得来。而另一方面，对钻石商来讲，这十万美元的钻石就不用登记在他的公开帐目上，因此，转卖钻石时，就可以逃避交纳所得税。这样，节省的美金就不是八千，而是二万，甚至有时更多些。

许多贫穷国家，尤其印度和南美一些国家，外汇少得可怜，不得不禁止大批外国货进口，至少也是慎重地予以控制。大多数南美国家都限制进口小轿车、手表和威士忌酒。印度禁止进口黄金和组装的手表，而其他某些货物，则由于关税过重，无法进口。例如在印度海关，进口一公斤尼龙线需缴七百二十美元进口税，而其原价亦不过二百四十美元。很明显，限制的结果反而鼓励了走私活动，输入印度的走私

品中，尼龙线数量高居首位。

其实，欲增加走私利润，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订立高额进口税，或者对舶来品严加控制，如此一来，全世界的走私犯都会蜂涌而至。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间，英国实行外汇兑换管理制度，每个出国旅游者只能兑换外币五十英镑，结果，一时间外汇黑市风行。不大精灵的人只知道在紧身衣里塞上一万英镑（约值二万四千美元），乘飞机前往苏黎士或日内瓦。而老奸巨猾者则抢购可以合法带出英国的油画、邮票或钻石，运往欧洲大陆转手拍卖。无论偷换外汇的人，还是攒钱筹备养老金的走私犯，其最终目的无非是想存款于瑞士银行。这里对客户帐号完全保密，对他们来说，真可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极乐世界。瑞士的大银行一再声称，它们绝不是任何恶棍攫取不义之财的庇护所。也确实如此，这些大银行谨慎地选择顾客。但是，执行瑞士银行法的大小银行有三百多家，无疑，一个走私犯不难从中找到可靠的朋友。

走私犯往往并不试图避开海关，他们只是在海关货物申报单上弄虚作假，以便蒙混过关。近十年来，在各种货物发票上耍花招，少报进口货物数量的“技巧性”走私活动日益增多。十五年前，美国海关总署穷于应付的，主要是毒品、钻石和手表（手表的数量在逐年下降）的进口走私以及武器的出口走私问题。目前，虽然毒品走私仍是当今面临的首要问题，但接踵而来的第二号任务，却已经是对付伪造发货票的走私活动了。一九六八年，美国破获的这类案件就有三千起。

伪造发货票最简单的方法如下：某位进口商运来一批其数量可供十万棵圣诞树用的装饰品，申报的价格是每件五十

美分，可实际上每件价值七十五美分。他本应按七万五千美元缴纳关税，而不是按五万美元缴纳关税。或者，从意大利运往纽约的一批鞋子，总数三万双，发货单上只申报了二万双。一位海关检查员对我说：“明摆着的事，我们绝不会一双双地清点鞋子来解闷儿的。”其实，走私犯并不愿意冒风险，他们喜欢干稳当的买卖。

现代国际贸易流量之大，利用航空运输使商品周转之迅速，致使海关人员在检查时应接不暇，只能采取抽查的方法。要查获一名走私犯或诈骗犯，海关人员显然不能采用对二万双鞋逐一清点的办法，或者凭空怀疑某一位旅客是否把三公斤海洛因裹在布带里，缠在大腿上。关键在于掌握情报。海关偶然破获的走私犯，多半是些业余走私者，他们之所以落网，要么是露出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要么就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业余走私者也许会强装笑颜，甚至和海关检查员开上两句玩笑；夫妇俩将分别与不同的海关检查员打交道（当然，这在飞机上已经演习过了，也许是为了分担被捕的风险吧）。或者，旅客们列队通过海关检查时，业余走私者会选择最长的一队排在后尾。海关检查员解释这种现象时说：走私犯是下意识地想尽量拖延受检查的可怕时刻。

另外，有意识地排在最长一队末尾的走私犯心里盘算着，等轮到他，也该是海关检查员急着下班回家的时候了。毫无问题，海关检查员略加推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破获这些业余走私犯。

但是，破获有组织的走私集团才是海关的首要任务。只有经过长期的、艰巨的侦查过程，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走私集团的内部情报，才能最终破获走私集团。美国海关总署前任

副主任劳伦斯·弗莱什曼说：“所有的科学侦查手段也抵不上一位有经验的密探。”

获得情报的意义，并非只限于抓获一个送上门来的走私犯，而是利用他打进走私集团内部。走私品的运送人员一般只不过是走私集团雇佣的中间商。无论毒品还是黄金走私犯，都有一条“可贵的守则”，即真正的集团老板从不御驾亲征运送任何走私品。事实上，他们总是象躲避瘟疫一样，尽量不沾走私品的边。中间商将到巴黎某家旅馆的客房去取货物和飞机票。在那里，会有人给他布置具体任务，告诉他在纽约下飞机，然后到预定的旅馆下榻，在那里等候来接头的人。如果运货人被海关抓获，走私集团只损失一些货物，而组织本身则安然无恙。运货人乘飞机时，总有另一个他不认识的走私犯尾随同行，以便了解情况是否正常。当运货人通过海关检查时，他也在一旁监视。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有个玻璃走廊，从那里，接客的亲属、朋友们可以看到旅客通过海关检查时的情形。走私集团派来的人混迹在招手致意的人群中，脸紧贴着玻璃，注视着他的同伙是否安全闯关。一旦出了问题，他立刻跑去向集团报警，以避免海关检查员顺藤摸瓜。海关的目标是抓获走私集团的头目，因此极力促使被捕的运货人与他们合作。他们要求运货人继续完成任务，装作没事的人一样。甚至有更好的办法，假如确信某旅客是运货人，便故意让他顺顺当地通过海关检查，然后跟踪而去，直至接头交货的地方再下手。

走私集团的组织机构复杂多变。“简直象一盘意大利细面条，”一位英国海关检查员无可奈何地说道，“每个成员之间瓜葛相连，你却不知从何下手。常有这样的事，我们抓

到一个走私犯，甚至也了解到他是个重要头目，然而从他被捕之日起，一个新头目立即取而代之，他呢，已沦为最不起眼的小喽罗了。”为了组织的安全起见，一旦某个成员落网，必须有六个互不相识的走私犯随时准备起而代之，而他们每个人除了自己外，并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倘若开一份毒品走私集团成员的名单，恐怕连系谱学家也会大搔头皮的。

整个走私活动是有组织的，并且其机构的工作效率极高。在这里，并不是由一、两个深居象牙之塔的超人幕后操纵，变换秘诀，而是一批聪明机警的家伙组成的团体，拥有广泛的外界联系，在走私活动的各个环节，每个成员都积极地发挥特长，贡献力量。如果说海关进行反走私活动依靠的是确切的情报，那么，走私集团依靠的则是广泛的社会关系。走私犯需要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的帮助，事实上，整个走私活动都是建立在老相识组成的关系网上的。这个关系网效率很高，决不亚于任何一个英国公学团体。这个组织中，往往有一个成员在旅游社服务，利用工作之便为同伙预定车、船、飞机票，乃至旅馆房间。组织内部还必须有一个精通外汇问题的专家，或者一位能处理国际财政收支问题的银行家，以应付棘手的财政难题，例如与某家瑞士银行的结帐问题。另外还得有人负责招募、训练中间商。走私集团还得找一个优秀的公证人，帮助解决法律程序中的一些难题。最后，这个走私组织最好挂出一块进出口公司的招牌，在日常贸易活动的掩护下，名正言顺地接收、寄发数以百计的包裹和商业电报，进行国际贸易往来。要想区别该公司正常的商业活动和走私活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现代社会中，各个领域普遍实现了经营专业化。由于每项走私活动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就要求走私集团也实行高度的专业化。一个武器走私专家不仅要谙熟各种型号的手枪、步枪、机枪和迫击炮的性能，还需要通晓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可以搞到例如老式恩菲尔德式步枪或者勃朗宁机枪的子弹。他还得知道，美国制造的81迫击炮炮弹不仅适用于美制迫击炮，也能用于苏制81迫击炮；而苏制81迫击炮炮弹却由于某种原因，只适用于苏制迫击炮。因此，倘若他的主顾拥有美制和苏制两种型号81迫击炮，他就得想办法搞到美制炮弹才行。一旦忙于这些活动，他就很难有闲暇从事黄金、钻石买卖了。同样，在风云变幻的黄金市场上，一百或者二百盎司差价就足以导致赢、亏两种截然相反的结局。因此，日内瓦、布鲁塞尔或贝鲁特自由市场上成吨购买黄金的走私犯不得不整天埋头研究电讯，了解最近伦敦、苏黎士市场上朝立夕废的官价行情。至于钻石走私，世界上还没有确定其价格的机构。谁要加入钻石走私集团，就必须终生从事这个勾当。

小规模走私尚未彻底实现上述的经营专业化。黄金、手表、钻石和宝石走私往往杂而有之，同时进行。这种情况在香港尤为显著。例如，香港一家进出口公司向日本走私手表、黄金和宝石，在日本收购珍珠，同时，它还充做一家瑞士小银行在日本的代理人。奢侈品走私很少与毒品走私掺和在一起，它们之间泾渭分明。尽管据说有些走私犯用黄金换取鸦片，但专门贩运古物、黄金和高级威士忌酒的走私犯从不染指毒品走私。走私古物、黄金和威士忌的毕竟也是商人，不过在柜台后面搞了点暧昧的小动作。走私毒品的人可

是个恶棍。黄金贩子也许不是天真无邪的人，因为，凡接触他们的人都知道这是些苛刻异常的商人，但毕竟他们的道德观念与毒品贩子有极大区别。他们和大家一样，鄙视贩卖毒品的勾当。黄金贩子总强调说，尽管他们确实触犯了法律，那最多不过是偷税漏税，并没有贩卖造成他人痛苦，乃至死亡的商品。有个黄金贩子乐观地说道：“十诫也没规定不准走私。尽管诫条中说过‘物归其主’，可是走私并没有犯十诫之违。”

贩卖奢侈品的走私犯一再解释说，他不仅从不走私毒品，而且从来不求助于任何恶棍。贝鲁特的某黄金贩子说道：“我们历来避免雇佣刑事犯充当中间商。”这话似乎很动听，实际上，这只是为了安全起见。雇佣恶棍会招惹麻烦，他的体貌特征也许早由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到世界各地。当今，世界上无论哪个国际机场都设有一套齐全的卡片制度，那些作恶多端的家伙的照片、相貌特征、个人习惯、惯用的乔装术，以及他们的特长都一一记录在案。没有一个走私集团愿意起用这样一个上了黑名单的中间商。

通常，贩运奢侈品的中间商向哪个国度交付走私品，才触犯了那个国家的法律。当他携带着黄金、手表或者钻石起程离开日内瓦、迪拜或者香港的时候，他是不受当地法律制裁的。走私犯要经受的唯一考验，是到达某国家时如何顺利通过海关检查。然而，毒品走私犯随时随地都会受到警察的监视，无论在瑞士、黎巴嫩或者美国，毒品走私都是违法的。由于毒品走私带来的只是人类的痛苦，因此，警察和海关检查员都严厉追捕毒品贩子，其程度远远超过对钻石走私的追查。钻石走私犯藏匿的是几颗宝石，它们只不过装饰了一位

漂亮妇人而已。

所有走私集团的共同特点，是组织内部存在着密切的家族、民族联系。他们一向小心谨慎，从不与陌生人或者没有共同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人共事。总之，走私活动要求彼此间绝对信任，不仅为了防止失败，也为了保证走私货物有利可图。实际上，走私集团主要在某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独分子中招募同伙。这些人往往初次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国度，这些难民或移民为了生存而拼命奋斗，但在当局的打击下惨遭失败。美国的黑手党是个典型例子。在若干年里，大西洋两岸的海洛因走私一直建立在西西里岛人和美国人之间的血统关系上。整个过程往往如此：黑手党把一些大恶棍遣送回祖国，让他们回去联络旧党，利用他们进行活动。而今，美国与意大利同时代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疏远，老朋友们要么死了，要么退休养老、安享晚年了。黑手党逐渐失去了对国际海洛因走私的控制。现在，一伙骗子、叛逆者、岛民起而替代了黑手党，他们都是科西嘉人^①。和西西里岛人一样，他们离开了地中海那个贫穷多山的小岛，先到法国，继而又到加拿大法语地区谋生发财。这种事情不仅在欧洲，在远东地区也大量存在。

这种亲族血统关系存在于一切走私活动中。在印度，得天独厚地掌握着全部外汇交易，并在孟买、伦敦、纽约和香港形成了若干小块殖民地的辛德希走私集团，控制了输入印度的黄金和手表走私所得的大部分金钱。那些充满了奥斯曼古老帝国活力的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继土耳其

^① 科西嘉是法国在地中海的一个岛屿。——译者